

學術筆記叢刊

〔清〕李慈銘撰

越縵堂讀書記

中

中華書局



學術筆記叢刊

學術筆記叢刊

越縵堂讀書記

中

〔清〕李慈銘 著  
由雲龍 輯

中華書局

## 四 地理

### 禹貢注

讀禹貢注。自來陵谷變遷不一，禹時九河之道，周已僅存徒駭。漢成帝時，僅有三河遺跡可尋，他若大野孟豬諸澤藪，業皆湮涸無存。黑水係雍梁兩州之望者，至今杳無可考，則所謂九江三江者，安得強爲分合？古今聚訟，紛紜莫決，皆若親見當時之經畫者，殊不必也。

三江之說，最可折衷者，莫如郭璞岷江松江浙江之論。酈道元注水經因之，但其必欲強通禹貢一江分傳亦主郭說，而謂三江不必涉東江中江之文，但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則水之大者莫如揚子大江松江，浙江而已。此言最爲了當。國朝全祖望從之。王鳴盛尙書後案，泥於東爲北江東迪北會於匯東爲中江之經文，遂力主鄭康成左合漢爲北江，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謂足以盡破諸說。抑知經文東爲北江，乃係於導漾之下，此是記漢水入海之文。而下文更記曰岷山導江，乃有東迪北會匯東爲中江語，此係於導江之下，是記江水入海之文，固各不相涉。且東迪北合於匯句，經文亦全不見所謂南江者。康成遽注曰東迪者爲南江，不過以上文言東爲北江，下文言東爲中江，遂臆斷此爲南江。然細玩經文，漾與江異源，漢出于漾，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海，與江之區別，各不相蒙。卽如鄭說，亦不得謂一江分三矣。惟庚闡酈

道元陸德明張守節諸人所言松江婁江東江亦曰上江，在今吳江縣白蛇湖，則六朝以後吳地之三江，必非禹貢之三江。趙燁以浙江浦江剡江爲三江，則越地之三江。國語吳語越語及吳越春秋之所謂三江者皆是，非禹貢之所稱矣。王氏後案謂韋昭之註越語三江爲松江錢塘江浦陽江，此可以解國語，不可以解禹貢。浙江自杭言之曰錢唐，自越言之曰浦陽，一江而二名也。唐以後吳越爲財賦藪，而松江入海之口，亦漸淤塞。宋范仲淹郊廛單鏐諸人言吳中水利，皆謂宜開松江俾歸於海，則震澤底定。蓋松江等三江爲震澤之利害，卽爲吳中水利之要領，而禹時則吳下土曠人稀，震澤入海處，必皆深闊，未嘗以此爲重，不可執後世事以解經。此論誠當。其主鄭說之三江，則不若郭義爲長也。因讀禹貢，論之如此。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三月初七日

### 禹貢錐指 清胡渭撰

閔胡肫明氏禹貢錐指。是書精博固可取，而武斷者亦多。如以梁州之黑水謂與雍州之黑水異，禹於梁州黑水，無所致力，故惟導雍州之黑水。至於三危，則禹貢九州分界水名先已相溷。以吐蕃之河源出星宿海，謂與西域之河源出葱嶺及于闐者各別，是則河有三源，愈爲紛歧。既據漢志自西域鹽澤伏流爲說，而又牽引唐劉元鼎元潘昂霄之言，故爲此調人之舌。又謂漢武名于闐河源所出之山曰昆侖，卽古昆侖國地，亦不知其所據。以舜典五十載陟方乃死，謂當讀五十載爲句，陟者崩也，方乃死者，所以解陟之爲死也，則文理幾至不通。此肫明自爲文則可，虞夏史官所不受也。其他可議處尙多。又矜己自誇，動涉措大口吻，亦非著書之體。其前冠以吉水李尙書振裕一序，文甚蕪雜。而肫明自撰略例，謂李公稱其書兼得虞夏傳心之要，



尤是腐儒妄言。所謂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也。臆明與閻百詩顧景范諸君，皆久居徐健庵尚書幕，同佐修一統志，故於地理皆爲名家，而識隘語俚，亦略相似。予嘗謂當時有三大書：顧氏棟高之春秋大事表、閻氏之尚書古文疏證、胡氏之錐指，皆獨出千古，有功經學，門徑亦略同，而皆無經師家法，有學究習氣。江氏藩輯國朝經師經義，皆棄而不錄。全氏祖望力詆錐指，謂其葛藤反過於程大昌，皆非平情之論。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十二月十八日

### 禹貢集釋 清丁晏撰

閱丁儉卿禹貢集釋共三卷，其書采取衆說，而附以己意者又低一格書之。大愷主馬班桑鄺許鄭，而正胡氏錐指之失，務明古學，簡覈可傳。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二月二十九日

夜閱丁儉卿禹貢集釋，凡三卷，節取自馬鄭注，僞孔傳以至國朝諸儒之說，而後低一格爲之疏通，或加辨正，務取簡明切要，使於循省，初學所宜首從事者也。末附禹貢蔡傳正誤一篇，又胡氏錐指正誤一篇，大愷以胡氏之言三江九江皆爲非是。謂胡氏於三江引鄭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本於徐堅初學記，以書疏引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證之，則初學記所引實非鄭注。初學記本作鄭玄孔安國注，語不可解。三江自當以漢志所言爲確。胡氏於九江主宋人胡旦謂在洞庭之說，東陵亦取宋人說以爲巴陵，據史記河渠書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則九江在尋陽無疑。班志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應劭注云，江自尋陽分爲九派，水經淮水注，秦立九江郡，治壽春縣，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

江名郡，則宋人謂在洞庭者，自爲臆說。慈銘案，三江之說，紛如聚訟，鄭注是非，不能輒決，九江之辨，自爲矯覈也。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十一月二十三日

雲土夢作义，古本作雲夢土作义，沈括言宋太宗得古本始改之。近儒王西莊以雲土夢爲是，謂雲夢二澤名，雲在江北，地尤卑，故始見土，夢在江南，地稍高，已可耕治。偽孔傳連言雲夢之澤，蓋始誤夢字於土上。今注疏本作雲土夢，又是後人所改。段茂堂則謂作雲夢土者古文，作雲土夢者今文，史記漢志皆用今文，本皆作雲土夢，據索隱本作雲土夢。今作雲夢土者，後人誤改之。又謂雲土卽雲杜，古土杜字通用。漢有雲杜縣，雲土與夢爲二澤名。王段皆經學大師，而此事則同爲意必之談。王又誤以宋太宗爲唐太宗，謂所得必馬鄭古本；段以史漢作雲夢土，皆後人妄改，尤爲武斷。丁氏分析言之，以雲夢爲一澤，或連言雲夢，或單言雲，或單言夢，實一而已，且謂唐以前無作雲土夢者。慈銘案，其說甚確。若如王說，謂雲始見土，夢已作义，全襲蔡傳，正丁氏之所謂支離。若如段說，謂伏生以雲土連言爲澤名，亦甚不辭。丁氏謂自沈括羅泌等剏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之說，於古無徵，是也。

十一月二十四日

閱禹貢集釋。解經有不可一例求者，揚州之厥包橘柚錫貢，此當從孔傳謂錫命乃貢，以橘柚難致，不可常也。鄭若注以錫爲金錫之錫，自不必從，豫州之錫貢磬錯，錫貢二字，當連上厥篚纖纊讀之，與厥包橘柚錫貢句一例。以纖纊是細巧之物，故亦不爲常貢，其下磬錯二字自爲句，上文厥貢二字直貫此句言之。顏

師古漢書注及林之奇尚書全解，謂磬錯亦待錫命而貢者非也。治玉石之錯，竝非珍異，何致慎重乎？至荊州之九江納錫大龜，馬注納入也，史記作入賜，錫賜義同音轉，古皆通用，命龜國之重寶，世不易得，故別異之。言若天錫者然，不敢同之於貢，此屬辭之體也。蘇子瞻書傳謂若以下錫上者，則不辭矣。丁氏於三者概指爲錫命而後貢，亦欠分明。

十一月二十五日

夜閱丁儉卿禹貢集釋及錐指正誤。其集釋太略，然甚便於初學，駁錐指之詞太峻，學者不可因此輕視胡氏也。

光緒癸未（一八八三）三月十三日

### 太平寰宇記 宋樂史撰 清陳蘭森輯補

從廠肆借得太平寰宇記，乾隆末南昌萬廷蘭芝堂所校刻，而桂林陳蘭森所輯補其原缺河南道四及江西道十一至十七共八卷。萬陳皆不知學，妄改妄補，轉亂本書。又刊校粗疏，不明體例，譌脫顛倒，連行接牘。廷蘭至不知漢帝世次，以高帝至殤帝十三世爲誤，又以樂氏所上表云「職居館殿」，謂館殿當是指其遷職方郎時，非直史館時，其謬妄可笑如此。蘭森爲文恭公弘謀之孫，學似稍勝於萬。此刻前有洪稚存序，其補闕八卷，有王惕甫序。補闕全出陳手，序跋甚明，而王序述廷蘭子承紀之言，又以爲廷蘭所補綴，不可解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二）七月初九日



閱太平寰宇記，乾隆癸丑其崇仁後人所刻，後有三十世孫斯盛跋，言其族叔之篋及斯盛子蕤賓所校刊。每卷之末，間附校勘數條，頗能依據羣書，有所駁正，不知出何人之手，似較萬廷蘭爲勝。而文句譌脫，魚豕相仍，亦未遠過萬本。其首葉題籤，有曰詩集嗣出，則世所稀見者也。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二月十四日

元和郡縣補志 清嚴觀輯

閱元和郡縣補志，凡補關內道一州，商州，河北道十州，景幽涿瀛莫平嬌檀薊營，山南道一府，江陵十七州，峽夔慶禮，朗忠萬金集璧巴蓬通開閬果渠，淮南道七州，楊楚陰和舒壽廬，劍南道二州，霸乾，嶺南道三十七州，春新雷羅高恩潘潯瀛動崖瓊，振儋萬安藤嚴宜漢籠田環古容牢白順楠鬱林黨賈禹廉義湯芝武莪。前有盧抱經序及子進自作例七則。其書不稱志補，而

稱補志，已爲不解，所采書目不列於前，據其例言據兩唐書唐會要通鑑通典通考通志玉海寰宇記九域志及史記索隱正義漢書後漢書注文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氏六帖北戶錄諸書。今考此外所引者，太平御覽胡氏通鑑注王氏通鑑地理通釋三書尤多，而引括地志十道志元和郡國志諸佚文者，往往不記其所出。其諸引書，自御覽外皆不記卷數，而每州縣下叙其沿革，俱首加一按字，不注其所引之書，自言援引既多，不能逐句備載，尤爲非體。其紕繆者，如幽州良鄉縣下云：聖曆元年，因不從安史之叛，改名固節，神龍元年復名良鄉。聖曆乃武后年號，神龍中宗年號，聖曆元年，安得有安史之叛？此蓋拒突厥之譌。通州下云：梁置萬州，後魏乾明二年改爲通州，西魏之得通州在廢帝後，安得有乾明之號？揚州江陽縣下云：邑有康令祠，咸通中大旱，令以身禱赴水死，天卽大雨。咸通乃懿宗年號，豈元和所及見？廬州巢縣下張魏公曰

云云，此乃通鑑地理通釋引張浚之語。子進因上稱郡縣志，巢湖在巢縣云云，遂概以爲李氏原文。劍南道下小注云：唐書地理志，是道內有保州。保州廣德二年沒於吐蕃，元和之際，不入版圖，是以未補。不知舊有後失之州，地志未有不載者。此書較之陳蘭森所補寰宇記，自爲差勝，惜爾時如洪北江錢十蘭諸公，稍後如徐星伯張石舟諸君，皆湛精地理，又具文筆，未及將李樂二書及九域志所闕之四京第一卷，輿地廣記所闕之首二卷，一一補完，以成全璧耳。

同治辛未（一八七二）九月二十一日

盧氏元和郡縣補志序，見抱經文集，湖海文傳中亦載之。今補志所刊序下，有盧氏自記歲月云：乾隆四十年青龍在乙未極且月。極且月者謂六月，是月建癸未也。以月陽配月名，自史記月在畢聚之文始，好古者多用之。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序，亦題曰上章執徐歲橘壯之月，謂八月月建乙酉也。嚴刻極且誤作極且，其書中誤字，亦不可勝指。

九月二十二日

### 咸淳臨安志

夜雨，閱咸淳臨安志，共一百卷，道光辛卯間錢唐汪遠孫據吳氏繡谷亭寫本，參攷黃蘊圃士禮居宋吳氏拜經樓宋殘本，盧氏抱經堂寫本校補付刻者。繡谷亭本卽從朱竹垞所得宋本傳鈔者也。竹垞得之海鹽胡氏及常熟毛氏，本祇八十卷，又借鈔得十三卷。抱經於知不足齋鮑氏別見宋殘本鈔補第六十五第六十六兩卷，今尙闕第六十四第九十第九十八第九十九第一百共五卷。錢唐黃士珣又據夢梁錄目次以成化

杭州府志補其第六十四人物一卷，士珣更取周淙乾道志施鐔淳祐志及它書爲之訂正其誤，作札記三卷。故今言咸淳志者，以汪氏振綺堂本爲最善云。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十月十八日

臥閱咸淳臨安志。其州郡表一門，考覈致慎。吳越考一篇，言杭於春秋時屬越不屬吳，辨析尤精。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三月二十二日

### 臨安志 宋周淙撰

夜閱周彥廣淙臨安志。卷一爲行在所，分宮闕皇子府宗廟郊社三書。臺閣學校經筵宮觀廟宇苑囿院所三衛寺監司倉場庫

局府第館驛軍營二十三門。卷二紀州郡，分沿革星野風俗州境縣鎮城廂城社戶口廨舍學校科舉軍營坊市界分橋梁物產土貢稅務倉庫

館驛亭堂樓觀閣軒二十七門。卷三爲牧守，自吳全琮至宋周淙共百九十人。其宗廟門附櫓宮云，安穆安恭皇后櫓

宮在錢湖門外三里修吉寺，莊文太子櫓所在錢湖門外二里寶林院，安穆安恭皆孝宗潛邸時妃，一氏郭，一氏

夏，後改諡成穆成恭者。吾越寶山無二后櫓宮，觀此知其先時權廢之地，其後葬何所，則不可考矣。莊文

太子，卽高宗太子尊也。其沿革門，首曰大都督臨安府餘杭郡甯海軍節度，治錢唐仁和二縣。其曰大都督

臨安府者，南宋新加之名，時已升杭州爲臨安府，故不更標杭州之名。然餘杭郡爲隋唐之制，當時已無此

名，而此仍稱之者，以唐開元之制，州必兼繫郡名，迄宋相沿。南宋雖升爲府，但去州名而不去郡名，是升州

爲府，非升郡爲府也。自晉宋州鎮加將軍者稱府，隋始於雄要之郡置總管府，至唐有都督府，分上中下三

等，而蜀郡號成都府，梁州號興元府，乃始有府名。宋時若開封歸德大名襄陽，以及臨安紹興平江建康建寧

嘉興鎮江隆興等，府名日多，皆都督府之府，非三公兩府之府，故此曰大都督臨安府也。元有總管府散府之分，於是府名徧天下，而非以爲尊貴矣。嘗謂州之稱至隋始小而地亦狹，府之名至元始濫而位亦卑，今人皆不知稱府之爲何義，故附論之。終卷皆紀州治之事，故止著錢唐仁和兩縣境而不及屬縣。据直齋書錄解題，稱此志本十五卷，其卷四以下門類若何，不可考矣。牧守吳東安郡太守全琮下，卽繼以唐貞觀中杭州刺史柳冲，至宋太平興國三年，以錢氏納土，除水部郎中范旻爲考功郎中知杭州後，始稍可考，皆稱引史傳，詳載字籍官階及除授歲月，間亦附紀政績，體例最善。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六月二十六日

### 嘉泰會稽志

閱嘉泰會稽志，此志共二十卷，夙稱佳志，然有數病。門類雜碎，不立總目，至以守禦討賊平亂分爲三目，求遺書亦別爲一目，偏冗無法，一也。其紀地理山水，古今錯雜，漫無裁制，未嘗實覈道里，析指其沿革，等於鈔胥，莫從考覈，二也。其志人物，於宋時但及宰輔侍從，而卽繼以神仙高僧伎術，陋而無識，三也。其叙太守，直書陳武帝曰陳霸先，陳文帝曰陳蒨，此雖以俱在梁時，然自來無此書法。其叙人物，直列謝安謝玄謝靈運謝惠連王羲之王徽之王獻之王弘之孫綽杜京產褚伯玉何允諸人，而不別之爲流寓，皆謬於史法，四也。其姓氏叙云：舊經載會稽之姓十四，而不著其望之所出，氏姓書及書傳所載，其望實出會稽者虞望出會稽陳留，夏夏後或云陳宣公後有夏氏，望出吳郡會稽，晉有會稽夏統，茲左傳魯大夫茲無遺，今望出會稽，資黃帝裔孫有食采於資者，後以爲氏。姓漢漢有資成，南陽人，望出會稽陳留，駱望出河南會稽五氏而已。孔晉有會稽孔愉，自以爲出於夫子之後，先世避亂徙會稽，遂爲會稽

人，謝望出陳留，後漢有謝夷吾、謝奉皆會稽人，朱出沛郡、義陽吳郡河南四望。漢有會稽朱雋，宋有會稽朱百年，賀望出河南廣平，漢侍中慶純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吳賀齊、唐賀知章，皆會稽人。知章之後有鑄，以詩文名，元祐中，自稱鑑湖遺老。又有道士賀仲清者，會稽人，亦自賀知章之後。鍾離，漢有鍾離昧、會稽鍾離意，及吳志有鍾離特、鍾離徇，舊經有鍾離表，皆郡人。紹興中有鍾離松，仕至朝請大夫致仕，高宗以耆老聽再仕，力辭，雖不云望出會稽，而世居此者，皆有顯人。鍾氏粗有所見，望出潁川，江南有禮部侍郎會稽鍾謹，而榮望出樂安，望出河間，戚望出齊郡三氏，於此未有聞焉。康衡、康叔之後，又梁有康綯，其先出自西域，康居，漢時遣子入侍，因留河西，遂氏焉。唐儒學傳有會稽康子元，望出會稽東平京兆，唐康日知，靈州人，有功深，趙封會稽郡王，子志睦，會稽郡公，孫承訓，會稽縣男，莊望，出會稽東海水，後漢避顯宗諱，改氏嚴，闕望出會稽天水，吳有會稽闕澤，留，出自會稽，本衛大夫留封人之後，漢功臣表有海陽侯搖毋餘，望出會稽，黃姓苑云：句踐之後封後避地山陰，遷居東陽，搖，姓苑云：句踐之後，有東海王搖，子孫因以爲氏。漢功臣表有海陽侯搖毋餘，望出會稽，黃姓苑云：句踐之後封於黃，因以爲氏。或云亦嬴姓十四氏之一也。漢有夏黃公、大司農黃昌，皆會稽人，望出會稽，江夏，裴望出渤海，姓彙云：會稽有裴氏，今會稽有旌表義門裴氏，皆望出會稽，而舊經不載，總之凡二十有一，考覈可謂詳備。然案會稽在西漢有安遠侯鄭吉，東漢有太尉鄭弘。考鄭氏之見於史傳者，鄭國爲鄭人，無論已，其見於漢在吉前者，惟鄭當時爲陳人；在吉後者，鄭昌、鄭弘兄弟，泰山剛人，鄭崇、高密人。今鄭氏皆望滎陽，滎陽在漢，特河南郡之一縣，陳屬淮陽郡，泰山、高密，各別爲郡，皆與滎陽無涉，滎陽鄭氏，特顯自晉以後耳。而會稽之鄭，則漢已有一侯一公，是鄭氏當有會稽一望無疑也。以論姓氏，當居孔、謝之前，此獨漏而未舉，亦爲疏略。又黃氏下注云：黃氏所在有之，然仕至丞相者，惟西漢黃霸及高宗初黃潛善二人，相距千五百年。案東漢黃瓊、黃琬祖孫，皆爲司徒，時之司徒，卽丞相也，此而不數，可謂失之眉睫。張氏續志七卷，較有體裁。是書爲嘉慶間郡城善

卷堂張氏據宋本重刊，而校戡粗疏，致多誤字；又刻非仿宋，遇當日朝廷君國等字皆提行書之，尤爲不知刻書之法。

同治庚午（一八七〇）六月初一日

嘉泰會稽志載城西西光相寺，後漢太守沈勳公宅，東晉義熙二年，宅有瑞光，遂捨爲寺，安帝賜光相額。萬曆志謂相傳此卽西寺，又謂沈勳桓帝延熹中會稽太守。按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會稽先賢傳：沈勳拜尙書令，名冠百僚。

光緒丁亥（一八八七）四月十四日

### 乾隆紹興府志 清李亨特撰

閱乾隆紹興府志山川人物祠祀等卷，體例錯雜，紀載疏冗，多不勝駁。人物於鄉賢之後，又列宦蹟一卷，所載仍是郡人，其意蓋以處有有位而無事實者。然佳傳林立，與鄉賢無異，其區分殊不可解，名目亦不倫。至采徐羨之入之而以爲剡人，又僅撮舉其歷官數語，此似目不知史書者。其於鄉賢分理學儒林爲二卷，拾宋史之唾餘，而不知欽定明史已訂正其妄，是尤其謬之大者也。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三月初一日

閱紹興府志文苑、隱逸及經籍諸門，其舛謬殆不可理董。明諸生王蛻巖壑所輯越中詩選，余於咸豐間嘗在味經堂書坊見其寫本，凡數十冊，首尾完善，今隱逸傳中止言所輯有紹興名勝題詠，經籍中并不列其名。國朝沈清玉冰壺著述甚多，精於史事，商氏越風采其詠史樂府數十首，皆憂憂獨造，名論解頤，在西涯樂府之

上。己巳里居時，於中表張存齋處見鈔本明季國初名人傳論一冊，不著姓名，所載逸事甚多，文亦蘄絕。余據其所言時代、人地及稱家下賢，決爲清玉所作。後於甲戌在都中晤蕭山人魯瑤仙雙元，偶言及之，魯家多藏書，言道光末於郡城購得沈氏文集凡數十冊，寫本精好，其中考辨文獻掌故甚多，亂後失之。今文苑傳中止言所著有古調自彈集抗言在昔集，經籍中僅列抗言在昔集，但據四庫存目謂其中皆詠史絕句，且詆其苛繩古人，以第一人自居。不知四庫書目出於衆手，近代集部多從屏略，不特未經審覽，亦爲總校紀陸諸公所未寓目；此不過據浙江采集遺書目言之。其實卽越風所選以觀，議論甚平，可爲讀史之法。迺歎劫火以後，文獻衰絕，昔賢仰屋著書，無力梓行，竟爲狐狸貓豸噉盡，深可痛也。此志成於乾隆季年，典籍具存，物力正盛，故家大族，接架連城，而秉筆諸君，荒率任情，不一搜討。時郡守所任總其事者金匱徐嵩，江湖小夫，潦倒幕客，不足深責；吾鄉平寬夫侍郎時以少詹事憂居，首居纂述，而陋至此，心術學問，概可知矣。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十一月十三日

乾隆紹興府志 清李亨特纂

嘉慶山陰縣志 清徐元梅纂

終日風雨，寒甚。隨手考訂李亨特乾隆紹興府志、徐元梅嘉慶山陰縣志，以朱墨略點注之。二志於近時尙爲佳志，而體例疏謬，紀載踳駁之處，蓋已不勝言，後有作者，更難知矣。卽以兩志中各一事言之：李志鄉賢中收入鄒維璉，蓋誤以江西之新昌爲浙之新昌也。徐志人物中收入金濂，蓋誤以山陽爲山陰也。此皆眼前事而如此，他可知矣。其大端之謬者，李志於鄉賢外又立官蹟，既乖體例，所收又甚糅雜。徐志以土地人民



政事三日爲全書之綱，既非志體，區別又多混淆。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正月二十二日

終日點改李志人物，其踳駁不勝詰，約其大病有四：曰義例不明，如以王文成劉忠介入理學，以黃忠端倪文貞祁忠惠何文烈等入忠節，既昧史家立傳輕重相權之義，又或先子而後父，如以張文恭入理學，而其子汝霖先見於鄉賢傳，書曰元忭之子。以黃忠端入忠節，而其子黎洲晦木澤望等先見於儒林傳，書曰尊素子。以祁忠惠入忠節，而其子奕喜孫既明先見於文苑傳，書曰彪佳子忠惠孫之類是也。或宜合而妄分，立傳之例，或以子孫附祖父，或以祖父附子孫，自有輕重之例。府縣志較國史固可稍寬，然亦有定例。此志多散而無統，寥落紛雜，甚爲可厭。既立儒林，又分理學；既立義行，又立一行，致前後之篇，不相照覆，彼此之間，互爲出入，其病一也。二曰紀載無法。邑里及字，或書或否；科名出身，或詳或略。父子祖孫，或先後複見，如孫如法自有傳，而清簡傳復及之；吳孟明自有傳，而文恭傳復叙之之類。或彼此失書。如祁師員祁清不言其爲祖孫，忠敏傳亦不言爲清之曾孫之類。官位科目，或沿襲俗稱，如總憲藩臬中翰學博賢書食餼及稱經歷照磨爲幕職之類。或依冒古制。如冢宰司農宗伯中丞方伯觀察太守太史侍御司馬丞尉學廉明經之類。以致真僞雜出，時代不倫，其病二也。三曰去取失當。施陸之嘉太志，張孫之萬曆志，雖有小疵，並無大謬。而嘉太之於五代及宋，萬曆之於蒙古及明，聞見既真，甄錄不苟。此外各家文集說部諸書，文獻有徵，綜補良易。乃於史有傳者，務錄史文，而多刊舊志；於史無傳者，但憑呈報，而不證他書。以致瑰行嘉言，半從刊落，貨郎閑子，悉列鄉賢。豈知史既列於學官，則讀者盡知，奚取地志之錄？副傳既出於采訪，則鈔胥可了，何煩名士之纂修？其病三也。四曰考覈多疏。書以後出而益多，事本前修而倍易，此志於鄉賢刪徐摛徐陵，於義行補戴就孟英，視舊志之疏，似爲有

開。然徐羨之東海之刻，明著宋書，何以仍萬曆之譌，尙存宦蹟？鄒維璉江西之新昌，顯書明史，何以襲省志之誤，尙列鄉賢？至若會稽吳君高周長生見於王仲任論衡，謝承後漢書亦載之。論衡案書篇，言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書，文雅之英雄，君高之越鉅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北堂書鈔引謝承書，言周長生名

樹，會稽案仲任卒於和帝永元中，時會稽尙未分吳郡，而二人自爲越產者，以吳著越鉅錄周見謝承書知之也。會稽徐鉉徐錯兄弟見於

陸務觀南唐書，書言鉉父爲江都少尹，卒官，遂家廣陵。今宋史徐鉉傳作揚州人，其疏如此。欽定全唐文從之，志皆闕而未補。

而於儒林補入澹臺敬伯，不知敬伯爲吳人，今蘇州尙有澹臺湖，此采後漢儒林傳而失者也。此見後漢書儒林薛

漢傳，漢爲光武時人，會稽郡尙治吳縣也。澹臺湖本錢氏大昕說。於宦蹟載入李士明，不知士明不見梁史，何以得封漢昌

侯？此本高似孫刻錄而失者也。蕭梁時封侯者甚夥，士明何功得之，不容不見於書。且刻錄言天監行授儒林博士，除吏部尙書，

封漢昌侯，此尤不可信。博士何遽得除吏部尙書？尙書何遽得封侯？（六朝時封侯非三公令僕不可。）刻錄疏認，亦不止此一端也。卽其援

據典錄，載上虞孟英三世死義，此蓋采之三國志注矣。然既不知三世之名，又不著死義之事，而英章兩世，

備載於論衡，論衡齊世篇云，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搃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舉自子，卒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

賊，兵卒北敗爲賊所射，以身代將，卒不去。孟政逸文，亦存於御覽。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七引謝承後漢書云，孟政字子節。地皇六

年爲府丞虞鄉書佐。毗陵有賊，承討之，未到縣，道路逢賊，士卒迸散，操刀盾與賊相擊，承得免，政遂死于路。又卷四百二十一引會稽典錄

云，英字公房。以上皆本孫氏志祖說。概從放失，難語宏通。其他事迹虛誣，叙次矛盾，因而而究，更僕難終，其病

四也。儒林文苑孝行義行四門，尤爲猥濫，大率村師踞塾，卽號程朱，市語成篇，便推李杜。或會或閔，皆絀

袴之驕兒，爲勝爲文，乃錙銖之錢虜。此雖通病，終爲穢書。蓋當日者李曉園河督，以郡守總其成，有吏材而